

巴以争端的新焦点

——隔离墙问题

李 伟 孙阿扣

内容提要 隔离墙问题成为和平解决巴以争端的一大障碍，也因此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以色列修建隔离墙固然有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和减少恐怖袭击、保护以色列民众安全的目的，但它在事实上圈占了巴勒斯坦的许多领土和资源，给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对巴勒斯坦建国也极为不利。修建隔离墙违背了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准则，对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造成了障碍，遭到巴勒斯坦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谴责。

关键词 隔离墙 以色列 巴勒斯坦 “路线图”计划

作者简介 李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南京 210093）；孙阿扣，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南京 210093）。

半个多世纪以来，巴以争端一直是阿以关系的核心问题，而从2000年美国主持下的巴以戴维营会谈失败以来，双方更是进入了持续的流血冲突阶段。据统计，2000年9月至2004年2月的暴力冲突已使3 000多人丧生（其中以色列932人，巴勒斯坦2 400多人），伤者更多。¹2003年4月30日，美国、欧盟、俄罗斯以及联合国四方正式提出了旨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路线图”计划，国际社会对它寄予了很大希望。但由于巴以间存在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路线图”计划举步维艰，对解决巴以争端并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2003年下半年以来，隔离墙问题又成为巴以关系和世人瞩目的焦点。

焦点的背景

2003年4月30日，四方提出的“路线图”计划拟定了解决巴以争端的详细进程，并分为3个阶段实施，以期实现巴以冲突的最终解决。^④随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很快宣布接受“路线图”计划，以色列政府则于5月25日决定有保留的接受。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巴以双方举行了4次总理会晤，特别是在2003年6月4日举行的亚喀巴峰会上，沙龙首次正式接受了巴勒斯坦的建国主张，声称将立即开始拆除约旦河西岸部分非法定居点。随后，巴勒斯坦主要武装力量甚至单方面宣布对以停火，这仿佛让人们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但是，希望很快破灭了。2003年8月，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不断发生，以色列针锋相对，发动了新一轮对哈马斯等激进组织首领的“定点清

¹ <http://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pagename=JPst/JPArticle/ShowFull&cid=1077608442810>

^④ “路线图”计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结束恐怖和暴力冲突阶段，巴勒斯坦民众恢复正常生活和巴勒斯坦组织机构进行改革，时间到2003年5月结束；第二阶段为巴勒斯坦建国的过渡阶段，时间从2003年6月至12月；第三阶段为巴以双方结束冲突、达成最终协议实现和平的阶段，时间从2004年至2005年。

除”行动，还数次袭击阿拉法特，甚至在9月11日通过了驱逐阿拉法特的议案。双方敌对行动使“路线图”计划的实施搁浅。

库赖上台后，巴以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2003年11月，库赖政府一成立，以色列外长沙洛姆便表示沙龙有意在10天之后会晤库赖，随后巴方也表示了积极态度。双方都有意重新启动“路线图”计划，但是在会谈条件上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以色列政府指出，谈判必须以巴政府彻底摧毁激进组织为条件，拒绝了巴方以停火作为代替；而巴勒斯坦内激进组织则要求以色列先停止军事行动，在经历了上一次单方面停火失败以后，巴激进组织拒绝再次单方面停火。¹对此，沙龙政府于2003年11月提出，如果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破裂，以色列将可能采取单方面行动。接着28日又宣布，以色列计划在今后几周内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镇撤军，撤空非法的犹太人临时定居点，并加紧建造隔离墙。据以色列电视台报道，沙龙的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计划采取的措施包括撤空非法的犹太人临时定居点、取消检查站以及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镇撤军，以推动实施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第二阶段的方案是为一旦“路线图”计划失败而制定的。以色列的举动不仅遭到了巴方的强烈反对，美国也表示了不支持的态度，并削减了对以色列的贷款。但是，以色列仍然表示了强硬态度，沙龙表示隔离墙是以色列的生命线，他是不会放弃隔离墙计划的。

以色列的这种分离思想并不是到沙龙政府时才有的。它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皮尔报告书》(The Peel Commission Report)与1947年联合国安理会181号分治决议等。1993年拉宾上台执政可以被视为隔离思想重新启动的标志，他认为，为了避免在巴以双方之间造成更多的摩擦，有必要形成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实体。^④1994年，在一系列的暴力冲突之后，拉宾宣布“我们必须冷静地决定分离了，巴以之间必须有一条明确的边界”。1995年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商讨如何建立一条将巴以分开的安全屏障，并在加沙等地点开始建造。拉宾被刺后，该计划由于没有得到继任者的推动而搁浅。1999年5月巴拉克上台后，隔离思想又有所抬头，但是该计划只是作为一种后备计划而没有被推至前台。2001年2月沙龙上台，起初他认为隔离墙将会影响以色列经济发展，而且会对地区安定产生不利影响。但随着事态恶化，沙龙遭到巴拉克警告说：“当只有70名以色列人（在恐怖袭击中）死亡时，你可以拒绝隔离墙，但是当人数上升到700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拒绝了。”^(四)正是由于巴以形势的急剧恶化，沙龙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他成为以色列隔离墙计划的最大支持者和执行者。

自从“路线图”计划出台后，国际社会各方都努力希望它能促使巴以争端在这个框架内逐步得到和平解决。但是外界的力量始终不能取代巴以自身，巴以争端还是要通过双方的政治协商来解决。而以色列逐步采取的隔离墙计划和单边主义行动阻碍了和平进程，隔离墙问题成为和平解决巴以争端的一大障碍，也因此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修建隔离墙的目的

隔离墙是以色列国防部提出的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概念，目的是减少各种形式恐怖袭击的数量，如汽车炸弹、自杀性爆炸等，以保护以色列民众的安全。^{1/4}2002年6月11日以色列开始修建计划总长为360公里的安全隔离墙，以便将以色列本土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区隔离开来，预防自杀性袭击和加强安全巡逻。根据第一阶段隔离墙计划，以色列将大致沿着1967年以巴边界（即

¹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亚喀巴峰会以后宣布了单方面停火，巴以暴力冲突减少，但是2003年8月中下旬开始以色列针对巴激进组织首领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遭到打击的激进组织认为这是它们单方面停火所付出的代价，以色列政府是没有诚信的。

^④ David Makovsky, “How to Build a Fenc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四) Ibid.

^{1/4} <http://www.seamzone.mod.gov.il/Pages/ENG/default.htm>.

绿线) 从南到北修建总长 110 公里的隔离墙、铁丝网及附属电子监视设备。¹ 2003 年 10 月 1 日, 隔离墙的第一期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以色列内阁又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批准了约旦河西岸隔离墙工程的下一阶段建设计划, 修建一条用来阻止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西岸进入以色列的隔离设施, 该设施包括墙体、壕沟、巡逻道路和电子监视设备等, 全长约 360 公里。

以色列为什么要修建隔离墙呢? 首先, 据以政府声称, 修建隔离墙的首要目的是反对恐怖主义, 防止恐怖袭击。长期以来, 巴以冲突以暴力形式为主, 特别是巴勒斯坦的一些激进组织在对抗以色列政府的过程中采用了各种极端手段, 使许多无辜的以色列平民受到极大伤害, 这也是以色列国内有 83% 的人支持分离的主要原因^④。“三年多来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平民在恐怖袭击中丧生或受伤”是以政府官员最经常说的话。大多数恐怖袭击都是巴勒斯坦极端分子越过约旦河西岸的巴控区渗透到以色列而发动的, 而巴政府对此却一再无所作为, 这使得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失去了信心, 以色列人时时处于恐慌之中, “假如没有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 那么隔离墙也就没有必要了”^⑤。另外, 20 世纪 90 年代以色列根据《奥斯陆协议》归还了部分巴方领土, 但巴勒斯坦却利用这些土地修筑了许多反以工事, 给以色列造成了极大损失。^⑥ 这种现象引起了以色列政府的高度警惕, 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 以色列拆除一些定居点并归还部分巴方领土可能会造成对巴方示弱的表象, 而巴方也不会就此满足, 他们可能会把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国土作为下一个目标。^⑦

其次, 修建隔离墙可以圈占巴勒斯坦的领土和资源。领土问题一直是巴以争端的焦点, 双方在合法边界的划分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目前一般以联合国 1967 年颁布的 242 号决议作为巴勒斯坦建国边界的基础。根据《奥斯陆协议》精神, 到 2000 年巴民族权力机构已经全部或是部分地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土地的 40% 左右。^⑧ 但是, 以色列是不会把全部土地归还给巴自治政府的。2003 年 10 月 2 日, 以色列宣布在约旦河西岸与 1967 年战争前的边界之间划定所谓的“封闭区”, 圈定了大约 1 400 名巴勒斯坦人以及 2% 的西岸土地。^⑨ 而在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圈定了超过 10% 的巴方人口, 并有效地多控制了 10% 的西岸领土。^⑩ 据此, 以色列建造的隔离墙圈占了约旦河西岸按联合国决议应属于巴勒斯坦的许多领土。^⑪ 与此同时, 以色列也意在夺取其中的资源, 尤其是水资源。以色列水资源匮乏, 年降水量平均不足 220 毫升, 地下水资源也十分有限。有鉴于此, 以色列政府历来把水安全问题置于与国防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⑫ 从巴勒斯坦环境部门提供的数字来看, 隔离墙第一阶段已经圈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城镇中的 100 多口水井, 它们的年总流量为 388 万立方米。

再次, 修建隔离墙可以防止出现不利于以色列的人口格局。如何确保犹太人的有效多数, 一直是以色列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以色列强行修建隔离墙, 不能不说有阻止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非法定居”的目的。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目前共有 520 万犹太人和 490 万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呈现上升趋势, 而进入以色列的犹太人却在逐渐减少。因此, 在 10 年后阿拉伯人很可能成为以色列领土上的主流人口。巴方移民对于以色列的犹太国家特色来说也是一种很大威胁, 而所有这些潜在威胁都更加推动了隔离墙计划的进程。此计划有

¹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zhongdong/427433.htm>.

^④ David Makovsky, “How to Build a Fenc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⑤ “Saving Lives: Israel’s Security Fence”, <http://www.mfa.gov.il/mfa/go.asp?MFAH00170>.

^⑥ Yaakov Amidror, “Israel’s Security: The Hard-Learned Lessons”,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XI, No. 1, 2004.

^⑦ Daniel Pipes, “Sharon Loses His Way On Israeli ‘Settlements’”, <http://www.meforum.org/article/pipes/1532>

^⑧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61 页。

^⑨ <http://www.nad-plo.org/borders3.php>

^⑩ Noan Chomsky, “A Wall as a Weapon”, <http://www.nytimes.com/2004/02/23/opinion/23CHOM.html>

^⑪ 根据巴勒斯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04 年 2 月, 以色列利用隔离墙占据了约旦河西岸土地的 16.8%, 受隔离墙影响的巴方人口约占西岸总人口的 38%。<http://www.nad-plo.org/wallreldwd2.php>

^⑫ 王京烈主编:《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版, 第 197 页。

利于确保在以色列及其控制的约旦河西岸领土上犹太人的多数。以色列国会还在 2003 年 7 月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向巴勒斯坦人发放以色列国籍。该决议遭到不少民权组织的反对，它们指责此举具有种族歧视性质。虽然以色列政府始终避免隔离墙“人口学上的意义”而强调它所谓的安全性用途，但是以色列的一些官员或是国外的支持者们还是称它是为了对付“人口威胁”或“生物炸弹”等。¹

最后，修建隔离墙是为了造成既定事实。巴以双方一直以来很难在事实上互相承认和容忍对方的存在，相互缺乏国家间应有的诚意，这使巴以分治拖延了半个多世纪也没有得到和平解决。这种僵持与冲突状况让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以色列希望通过隔离墙计划来迫使巴方在实际上承认以色列并最终解决巴以争端。因为在它看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否承认以色列国才是巴以和平的主要障碍。^④ 尽管以色列政府一再声称隔离墙不是双方的边界，边界还是要通过双方协商来最后确定和解决，而且隔离墙不会侵占巴方合法领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也不会造成很多不便，但是毕竟这种武断的单边主义行为强行攫取了巴勒斯坦民众的许多利益，很明显巴方是不会容忍的。

总的来说，以色列是打着反恐旗号来推行隔离墙计划的，这也是它把“隔离墙”称为“安全墙”(security fence) 的原因。为了使该计划更加“名正言顺”，以色列外交部于今年 2 月 15 日表示准备将“隔离墙”改名为“防恐墙”。^⑤ 但是，无论名称如何，都改变不了其性质，也掩盖不了其真实用意，该计划遭到巴勒斯坦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谴责。

隔离墙与美以、巴以关系

沙龙政府的隔离墙计划是犹太复国主义分离思想的一种实践。与历届政府不同的是，沙龙逐步放弃了与巴勒斯坦直接接触以寻求巴以分治道路，转而采取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即在巴以关系走进了死胡同时，以色列通过单方面行动来保护以色列人的安全。以色列这种政策的出台与美国有很大的关系。九一一事件后，“改造中东”成为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是出于反恐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进中东民主化，消灭中东“民主赤字”。^¼ 在对待巴以关系上，美国将巴勒斯坦的一些激进组织定位为恐怖主义组织，认定阿拉法特是中东和平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并更加支持以色列在巴以政策上采取“分离”的立场。“路线图”计划出台后，美国虽然希望巴以双方按部就班地达成协议，但是事实上巴以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虽然在国际社会的巨大舆论压力下美国多次表示反对隔离墙的修建，但是它并不反对以色列的单边主义。2003 年 11 月，沙龙政府首次宣布在“路线图”计划失败的情况下将采取单边政策以后，便加速了修建隔离墙的进程。就在 2003 年 12 月 8 日联合国大会决定将隔离墙问题提交国际法院之后，以色列议会增拨了 9 亿美元用于隔离墙第二阶段的建设。2004 年 2 月 4 日，沙龙又宣布了一个在未来两年内拆除所有加沙地带 17 个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 3 个定居点的计划，并将于未来的四五个月内付诸实施。布什政府也暗示了对沙龙单边主义的支持态度，这也许意味着美国的中东政策将可能发生重大改变。^½ 这种变化可能反映在对“路线图”计划的变更或是放弃上。

在“路线图”计划出笼之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向沙龙做出过这样的暗示，即“路线图”计划

¹ Samah Jahr, “What Does Israel’s ‘Demographic Balancing Act’ Hold in Store for Palestinians?”,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Vol. 23, Issue 2, Mar. 2004, p. 19.

^④ Daniel Mandel, “Four-part Disharmony: The Quartet Maps of Peace”, *Middle East Quarterly*, Summer, 2003, pp. 15–27.

^⑤ http://www.cqcb.com/gb/map/2004-01/17/content_133361.htm

^¼ 参见卢陵：《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构想》，载《西亚非洲》，2003 年第 4 期；达巍、李莉：《试析美国“改造中东”战略及其限度》，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9 期。

^½ 中新网 2004 年 2 月 13 日讯。

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和平解决巴以争端的惟一基础。¹而目前,沙龙的这种政策也是对“路线图”计划的抵触与违背,同时反映了以色列政府对“路线图”的不满。2003 年 5 月沙龙政府虽然宣布接受了“路线图”计划,但同时提出了多达 15 处的保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上:首先,“路线图”计划要求巴以双方“同时”为恢复和谈做出努力。但是沙龙一再强调巴勒斯坦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动是巴以和谈的先决条件,巴以双方的行动不应该是“同时”的关系。其次,沙龙认为巴以和谈的进程应该取决于双方和谈的进展,而不应该限定一个所谓的“时间表”。^④“路线图”计划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可操作性比较强,但是最终还是要面对巴以问题的症结,如领土、资源、难民、恐怖主义等等诸多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路线图”计划没有给出一个详尽的方案,这也是“路线图”计划一个很大的弊端。

在巴以关系中,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九一一事件后,在国际社会反恐的大背景下,巴勒斯坦在巴以冲突中的处境更加不利。随着美国“改造中东”计划的推进,形势对以色列越来越有利。在这种环境下,巴勒斯坦如何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如何在新形势下尽快实现建国梦,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隔离墙的修建给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对巴勒斯坦建国也极为不利。从以色列出台这个政策伊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激进组织就通过各种方式反对修建隔离墙。2003 年 9 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发布了一份长达 33 页的关于隔离墙问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从人权、建造路线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等许多方面阐述了隔离墙对巴勒斯坦固有权利的干涉。这份报告只是巴勒斯坦官方一系列调查报告的一部分,巴自治政府希望借此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与此同时,库赖也做出各种努力来推动巴以重新回到“路线图”计划的框架之内,主要是希望能通过与巴激进组织达成协议来满足以色列的要求,但是巴方内部很难达成一致。在以色列宣布它以单方面采取行动取代“路线图”计划后,库赖政府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首先是通过各种渠道反对隔离墙的修建,反对以色列的单边主义,实现巴以和谈的正常化;其次是面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巴勒斯坦被迫采取措施控制激进组织的活动,但是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并没有因此缓和;再次,库赖还要应对巴方内部的一些纷争,特别是自治政府的内讧。这些棘手问题可能已经使库赖身心疲惫了,2004 年 1 月库赖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并吞巴领土,巴方将放弃独立建国的努力,转而寻求与犹太民族共同组建一个国家。库赖这个“一国两族”的构想立即在巴、以社会各阶层引起了轩然大波。库赖的此番声明一方面是对以色列政府单边主义的警告,同时也可能有对前景绝望的一种宣泄成分。

在以色列隔离墙等政策的步步紧逼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不断地退让。就目前形势而言,巴方似乎已没有再退让的余地了。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或是缓和其具有进攻性的单边主义政策的话,巴以争端不仅不会得到和平解决,而且可能会演化为新一轮更剧烈的流血冲突。

隔离墙与国际法院

2003 年 12 月 8 日,联合国大会将以色列隔离墙合法性的问题提交到国际法院,并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建设性的咨询意见,今年 2 月 23 日至 25 日,国际法院就隔离墙问题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对于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决定以及国际法院的审理,以色列一直采取抵制的态度。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等也表示了反对意见,它们认为隔离墙虽然是非法的,而且对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造成了障碍,但是国际法院的审理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¹ Daniel Mandel, op. cit.

^④ 李国富:《巴以和平“路线图”前景展望》,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 年第 5 期。

毫无疑问，隔离墙违背了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准则，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领土问题，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将以色列的这个计划称为“欺骗性的土地掠夺”¹。隔离墙还涉及许多关于人权的问题，南非甚至称之为“种族隔离墙”^④。以色列分析人士约西·阿尔法则认为，以色列即将面临的问题并不只是隔离墙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审理的是占领是否合法”，而且还会“触及一些根本问题”。^⑤而这有可能涉及对以色列的单边主义外交提出质疑的问题。

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是指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司法机关对于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性意见，这种咨询性意见从法律上为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意见和依据，甚至在有的时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效果。^⑥联合国将巴以问题提到国际法院本来是希望以此促使以色列停止修建隔离墙，但是很难达到这个效果：首先，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能否产生实际法律效果还存在争议。其次，联合国的这项举措一方面是对“路线图”计划制定四方中的美国、欧盟、俄罗斯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不力的暗示；另一方面，国际法院的最终报告将会对以色列不利，联合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以色列重新回到谈判桌，最终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争端。但是这种不利于以色列的报告很可能会刺激沙龙政府加快推动单边主义的步伐，同时巴勒斯坦也可能依据这个对其有利的意见书采取各种手段对付以色列的单边主义，从而更加激化巴以关系。^⑦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巴以在隔离墙问题上的争端已经使双方僵化到了任何一方都无法退让的地步。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隔离墙无疑是非法的，但是从目前形势看，国际法院有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刻介入是值得怀疑的。

总之，隔离墙问题已成为巴以之间的一大障碍。就目前形势看，巴以之间已经很难达成互信。沙龙于今年2月23日发表讲话首次公开宣称，以色列将冻结执行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同时以色列的单边主义政策已经大大超出巴勒斯坦所能接受的极限，而以色列企图通过排斥巴勒斯坦单方面解决问题是很困难的。

(责任编辑：吴传华 责任校对：邢永平)

¹ <http://www.nytimes.com/2004/02/23/international/europe/23CND-COUR.html>

^④ 在国际法院听证会上，很多国家就隔离墙引发的人权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法。“Jordan: ‘Wall’ Will Push Refugees into Our Land”，<http://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pagename=JPost/JPArticle/ShowFull&cid=1077514629390>

^⑤ http://www.cqcb.com/gb/map/2004-01/17/content_133361.htm

^⑥ 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91页。

^⑦ “The judges and Israel’s wall”，*The Economist*，London，Vol. 370，Issue. 8363，Feb. 21，2004. p 58.

Iraq: After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Liu Yueqin

pp. 5– 11

On June 28, U. S. – led occupation authorities transferred the sovereignty to Iraq ahead of schedule; however, Iraq didn't take back its full sovereignty, nor did the coalition army end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Iraqi Interim Government has no veto upon the military actions of the coalition troops, which enjoy the extraterritoriality. Shiite holds the main power, the Sunni enjoys nominal power, and the U. S – led coalition

troops continue their military existence in Iraq under UN resolution 1546. Therefore, Iraq only took back limited sovereignty, including the limited legislative power, the limited judicial power, and the limited power to handle affairs concerning its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and oil resources. At present, it is the dual leading body consisting of the Iraq and the U. S. that dominates Iraq where the two power centers coexist.

New Focus in Palestinian– Israeli Conflicts: the Issue of Separation Wall

Li Wei & Sun Akou

pp. 12– 17

The issue of separation wall poses an obstacle to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Palestinian– Israeli conflicts, thus drawing attentions of the whole world. Admittedly, Israel's building of the wall has the intentions of striking against terrorism, preventing and decreasing terrorist attacks, and protecting the Israelis; actually, it encloses and occupies much territory and resources of the Palestine, considerably affects the liv-

ing of the Palestinians and does great harm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lestinian state. Meanwhile, the building of the wall violat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causes a hindrance to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Middle East problem, and is bound to meet with opposition and condemnation both from the Palestine an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Ushers in a New Era

He Hongyan

pp. 18– 21

Since their universal independence in the 1960s, African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the shocks of the Cold War, the multi – party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wav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y are now in an important interim of exploration and reforms, during which five trends can be discerned: from getting rid of the stable and bringing forth the fresh to taking new political measures, from centralization of state power to democratic polity, from transplanting democracy to nar-

tional reforms, from opposing 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to attempting collective intervention, and from subjective ideal diplomacy to objective pragmatic diplomacy. It's commendable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to seek for development road fit for African realities. However, due to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turbs and restricts, there's no plain sailing in their exploration.